

此據百陵學山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機警一卷

沂陽子曰子生也朴室見事每遲閱書史中應變
神速轉敗爲功者錄以開予心云各條末贅數言
以自警類長之能事畢矣嘉靖丙午海鹽王文祿
武王封師尚父於齊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
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尚父聞
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爭營丘沂陽子曰
尚父敦商造周威名著矣就封常典徐行若無虞旅
人且憂焉勤勵之心無時可已也使諷而不聞聞而
不悟營丘失矣噫旅人者靜觀則明尚父豈功成或

急邪時難得而易失尤爲至警

王稽使魏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雎曰彼來者爲誰稽曰秦相穰侯雎曰聞穰侯專秦權惡納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車中穰侯勞稽謂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稽曰不敢卽別去雎曰聞穰侯智士也見事遲向疑車中有人忘索此必悔之於是雎下車走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沂陽子曰應侯脫死亡命慮患深操心危矣望車騎而疑之知穰侯而料之先匿車中以潛踪繼走車下以避索閒逸不亂非養不能也

末也讓位蔡澤以穰侯爲戒哉

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
伏之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楚令傷王尸族太子立使
令尹盡誅射吳起并中王尸者坐夷宗死七十餘家
沂陽子曰起長于兵謀臨死猶能令後王復仇云走
伏王尸冀避害且害彼攻者諸臣不悟墮起計中矣
噫死猶用智孰若生能見幾

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今宗人盡斷車軸末而
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軸折
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

墨沂陽子曰田單復齊由保卽墨保卽墨由傳鐵籠倉惶臨難而心不亂先幾之見非豫養弗能也噫卒勝樂毅單名將之傑歟

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操篳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疑竟出云沂陽子曰將欲出之必固辱之使尊禮之彼阻之矣是以反之而訛其識也

楚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傷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起行勞軍沂陽子曰傷胸則能殞命衆聞之驚疑而生怠楚兵乘之敗衄必矣傷指

則無害也起而勞軍示以定衆志漢之興決于此
呂布屯濮陽曹操圍之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
入城燒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不知是
否問曰曹操何在紹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而
追乘黃馬者操突火而出沂陽子曰操出入行陣勝
敗神色不動匪稟之厚則養之深操嘗曰秋冬校射
春夏讀書呂滙子曰周文子發旦三聖魏武子丕植
三文盛矣哉心術則殊後世繼之者鮮也

王羲之幼時江州牧王敦甚愛之恒置之帳中眠敦
嘗先出羲之猶未起錢鳳入敦屏人言逆節謀忘義

之在帳義之覺備聞知無活理乃伴吐汗頭面被褥
詐熟睡敦言畢方悟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
帳見吐信之乃得全沂陽子曰義之早慧故能脫虎
口至親何尤哉是以君子賓豫遠惡人也

李勣孫敬業年十齡餘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
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到剗所乘馬入其腹中
火過浴血而出沂陽子曰成敗論勣勝敬業大體論
敬業勝勣匡復雖虛武嬰褫魄反周為唐陰有力焉
蓋見人心在唐不易革也兵敗後敬業與駱賓王俱
遁去有是哉

張垂崖誅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
軍衆忽嵩呼者三垂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
轡復行衆不敢謹沂陽子曰是舉也尊君而定亂且
伏衆心聞于朝雖權重而不疑四方皆知忠義之風
心神完定乃能從容若此後與傅霖仙去然乎

太宗大漸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
與其黨謀立潞王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李端端知
有變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
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
爲今日豈可違先帝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卽

位垂簾引見群臣端于殿下平立不拜請捲簾陞殿
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沂陽子曰神定哉
非有聖學不能也禁邪敏速審事從容宋臣不下伊
呂矣

眞宗不豫李文定迪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
元儼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
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
案上墨筆攪水令盡黑王見大駭意其爲毒卽上馬
去沂陽子曰知彼知己百爲百中蓋文定素知元儼
膽怯者可駭而走也不然幾不爲所破邪

文潞公彥博知成都大雪會帳下卒有評語共拆弁
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
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
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沂陽子曰令不素字亦疎矣
寒不恤下亦忍矣特取定一時之變耳是故御大衆
者寒暑當豫處云

司馬溫公光幼與群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群
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出得活沂陽子曰惟
誠故神蓋已見于幼時宜其當國而任台鼎重寄也
諺曰三歲至老信夫天地間氣攸鍾豈凡例邪

苗傳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聞苗
劉偽詔將至公潛取府庫中舊詔令持往十里外易
之詔既至令僚屬宣讀畧張於譙樓旋即歛之大犒
諸軍群情賴以不搖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
刀立燭後公知刺客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
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書寧肯爲賊用况公
忠義豈忍加害恐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
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留事我乎曰有
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起
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取死囚斬之曰

夜來獲一姦細後嘗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沂陽子曰
詔至易之以安衆心密矣且疎自檢慎哉臨事無時
無處無不密也明發取囚斬之揚言之絕後至者則
密矣其亦聞言而悟與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
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
糊清江紙朱塗之卽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
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娼家取竹簾東之頃刻而
辦沂陽子曰相傳開濟館某尚書家 上郊祀索白
染圍鑪三百尚書窘迫莫應濟教截矮卓脚繫圓孔

白紙糊之取鐵鍋爲鑪如數進 上喜詰之舉濟是
時索燎火萬炬于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
小戶具門簾香燈迎 駕遂命捲簾爲燎得如數進
上稱其才二事正符豈暗合耶亦見此推之也以故
貴讀書多

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
旬吏曰它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
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日以瓦收錢於是瓦
不可勝用沂陽子曰建樓賞月細事也尤能速成示
敏也且以起衆心云蓋幼安志存恢復若以無瓦止

它日用兵何以鼓之殆徒木立信之意

紹興十二年京東王知軍寓新淦之清泥寺嘗燕客中夕散夫婦醉臥俄有群盜入執諸子及群婢縛之婢呼曰主家司庫鑰者藍姐也藍姐卽應曰有毋驚主人盡付匙鑰秉席間大燭指引之金銀酒器首飾盡數取去主人醒方知明發訴于縣藍姐密謂主人曰易捕也群盜皆衣白妾秉燭時盡以燭淚汚其背當密令捕者以是驗後果皆獲云沂陽子曰藍姐一婦人耳臨變忙迫中而從容用智天資何穎敏也張敞傳載赭汗盜衣裾執之與此暗合但彼緩圖此急

應且婦人猶難云

嘉熙間江西峒丁反萬安令黃炳鳩兵守備忽五更報寇至炳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枵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且至矣炳乃率吏輩攜竹籬木桶沿市民門呼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兵皆飽食一戰破寇沂陽子曰師行餉從無餉曷濟貴神速遲或生變炳兩得之胸中經畫素定矣噫安得斯人與之談兵哉

機警一卷完